

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致於賓席間問昇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受榮

祿而久爲布衣乎對曰不爲世累召之亦不就乃余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滯布

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奇之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遊莫知所

之僖宗廣明元年黃巢犯闕之後天下慘然惟江左稍安宛陵主帥田頤常好道術而昇

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爲童稚時識之言狀

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昇至頤乃延之師

事益厚光澤輕健若四十餘許鬚髮真黑目

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排棗核好寒石蓮須臾咬一升皆作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醉絕糧養氣月中單衣而顏貌益紅時自引中

清三指指燈文餘若隙風所吹莫知其服餌人問

胡二郎嘗見一道士於成都醉卧通衢二郎

憐之每值其醉輒取石杖其首道士一日醒

所慕昇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而已年一百四十七歲未月餘

間田頤兵敗禍及昇已先覺而去亦嘗言於人感思之異人也後累有於蜀中見之如舊者焉

伊用昌

伊用昌不知何許人唐末拔羽褐往來江右

縱酒狂逸世人呼爲伊風子妻年甚少善音律女工皆盡其妙豪家子以言笑調之毅然

有不可犯之色用昌好作望江南詞夫婦唱於醴陵又於袁州天祐年間至建昌南城縣

夫婦一夕俱斃鎮將丁其姓以遂除墓葬路傍後一年鎮將抵鍾陵一旦於北市棚下見

用昌夫婦唱望江南詞用昌同鎮將登旗亭痛飲大醉夫婦連臂高唱出城渡江至游帷觀題殿壁自稱上方赤龍神王因入西山後

不復出焉

胡二郎

胡二郎嘗見一道士於成都醉卧通衢二郎憐之每值其醉輒取石杖其首道士一日醒

所慕昇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絕顏色不變舉

之就棺空衣而已年一百四十七歲未月餘

究丹砂理幽玄無處尋不離鉛與汞無出水中金金欲煉時須得水水遇土兮終不起但知火候不參差自得還丹微妙旨人世分明知有死剛只留心戀朱紫豈知光景片時間將謂人生長似此何不迴心師至道免逐年光虛自老臨樽只解醉醺酣對鏡方知漸枯槁二郎切切聽我語仙鄉咫尺無寒暑與君說盡只如斯莫戀驕奢不肯去感君恩義言方苦火急迴心求出路吟成數句贈君辭不覺便成今與古二郎曰願聞君姓字曰吾爾朱也乃即屠肆市猪血灌腸置溲中使二郎食二郎食之甘美方知其異人也道士既去二郎亦化其家將葬怪其棺輕發之有竹竿存焉

張龕

張龕不知何許人也唐末得道既仙去常至成都玉局化洞微大師李乘應之室宋神宗熙寧五年九月亦賣藥于市中人莫識也士大夫遇於途怪其安坐不爲禮而神丰峻發與他人賣藥者異也翌日始知爲先生而不

知所之乘應字應之能語人休咎趙清獻公
朴爲江源令乘應嘗言某年公當入蜀後如
期轉漕梓中復曰從成都果然漢州太守聶
仲友深欲致乘應乘應不肯往曰斯人天獄
星動矣卒不能致其言無一不驗者蓋有得

於先生云

李夢符

李夢符不知何許人後梁太祖開平初寓南
昌放蕩不羈常以釣竿懸一魚歌漁父引其
詞曰新人爭買之得錢即入酒家或敲冰入
水及出則氣如蒸遇人與語應口成詩時鍾
傳鎮南昌桂州刺史李瓊以書囑傳云夢符
吾弟也幸為遣歸傳令訪於市鄕已不知其
所在

樂子長

樂先生名子長海陵人也後梁太祖開平中
家酷釀而性好道人至即飲以酒或詭爲道
士服者先生亦輒飲之後有道人來說曰人
至以三升飲之豈能足我乎先生問曰其飲
幾何曰吾飲不可涯也乃縱使飲至夕視之

歲後即其地築天慶觀

吳涵虛

道士吳涵虛字合靈居然風采未嘗下山終
日沈湎亦無煙火之具俗呼爲吳孫好睡經
旬不食常言人若要閑即須懶如勤即不閑
也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曰玉皇有詔登仙
職龍吐雲今鳳著力眼前暮地見棲臺裏草
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如同指
掌大當時不爲上昇忙一時攜向瀛洲邁至
於後唐潞王清泰二年上昇又有荆臺隱士

鐵冠先生樊氏慕合靈之道常騎白牛訪之
楚王馬希範常師之後馬希範嗣位先生不
知所之

李雲卿

李雲卿不知何許人也博通經史尤善作詩

則醉墮盃中死矣先生懼潛昇盃升瘞之後
三日杳發越自瘞所出發其瘞則酒滿盃色
渥如丹而芬列異常先生喜曰是異人者使
吾室偕仙乎與其家畢飲已悉昇雲而去獨
從子墮地云茹蒜不可以往也然亦寄百餘

有山房集二十卷當時名公辟舉皆謝不拜
每云上真高仙必須精持戒行陰功濟物達
留心醫道以救人命心神穎悟凡用藥不犯
生命止以金石草木乃謂古仙製方術傳於
後世其間有以蟲魚爲藥緣此不得輕舉者
有之可以爲戒也先隱西山後徙居廬山北
阜數州千里之地求醫者盈門皆不受金帛
之贈絕慾斷葷其所居近九天使者廟每旦
暮祝曰某以醫藥救民病苦不圖權利盡未
來世永無退志明神靈通必能加護凡居山
六十餘年顏色黃潤目光射人有識者皆云
陰功所致也一日因隨採藥人至深山中忽
睹一人圓冠紫袍相揖曰我乃此山之神也
九天使者真王傳命以汝救物有功使我授
汝大清九華神丹太微天帝君飛天綱步地
紀金簡玉字一遍自此當絕迹人間精專修

持雲鄉再拜告曰九天使者不審可得見否
神曰汝雖絕慾斷葷猶接迹人間穢氣未除
未可見也方以手授神丹玉字隱沒不見雲
鄉由此遠離世俗乃於聖治峯空爲室自大

唐穆宗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一日白

日仙去

張薦明

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己亥九月辛卯上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戶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忽一日薦明聞禁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五年五月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之

臣道一日張薦明可謂造道之深者觀其

答高祖之間曰得其極者戶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道德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正以此意又答曰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皆本於道德經

賀元

賀元不知何許人也仕後晉爲水部員外郎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泰山水部謁道左籍首而去至暮行宮門謁奏之帝大驚謁尾有詩其一曰醒日常稀醉日多吟風味道鬱嵯

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戶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忽一日薦明聞禁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五年五月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之

臣道一日張薦明可謂造道之深者觀其答高祖之間曰得其極者戶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道德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正以此意又答曰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皆本於道德經

從事前與記室董商率軍拂衣去後周太祖

召爲周易博士宋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於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去官遂不復

仕繼致岐雍陝洛之間達人無貴賤常口稱

賀元不 知何許人也仕後晉爲水部員外郎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泰山水部謁道左籍首而去至暮行宮門謁奏之帝大驚謁尾有詩其一曰醒日常稀醉日多吟風味道鬱嵯

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戶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忽一日薦明聞禁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五年五月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之

臣道一日張薦明可謂造道之深者觀其答高祖之間曰得其極者戶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道德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正以此意又答曰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皆本於道德經

陳閔

陳陶渤海人少好學善天文長於歌頌知雨唐李氏運祚不振遂絕指紳之望乃棄室西山以吟詠自樂及以修煉爲事有閑居雜興詩傳世宋太祖開寶中人見一叟角髻披褐

與一練師入城鬻藥得錢即市鮓就爐相對

若喜君者子瞻留之不可曰吾師以上元期疾因去家自策荒山遇水部教之呴松腴稍使學道年八十上下山如飛數從水部東遊過維却水上哲宗元祐初全來東都見蘇軾子瞻曰吾師嘗游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中意

若喜君者子瞻留之不可曰吾師以上元期疾因去家自策荒山遇水部教之呴松腴稍使學道年八十上下山如飛數從水部東遊過維却水上哲宗元祐初全來東都見蘇軾子瞻曰吾師嘗游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中意

陳閔

郭恕先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後漢湘陰公辟

飲咱傍若無人醉即歌唱人以爲陶走婦焉
或云已得仙今西山香城寺有讀書堂

孫成

孫成不知何許人善爲詩預知休咎至廬山
以詩題九天使者廟云獨入玄宮禮至真美
嘗三香不爲賤貧身秦淮兩岸沙堆骨溢浦千家
血染墮廬草雲煙誰是主虎溪風月屬何人
九江太守勤王事好放天兵渡要津不數年
金陵板蕩九江重圍人受塗炭竟應詩誠後
歿於南昌人棄之江中尸乃汎流而上莫不
異之以爲得道尸解仙云矣

許堅

許堅字介石廬江人也或曰本晉長史穆之
裔形陋而怪長滿七尺帽巾芒鞋短襯至骭
亦無齋裝惟自負布囊而已性嗜酒善屬文
尤好吟詠嘗以策干江南主及以詩上舍人
徐鉉竟拂衣去居常無冬夏常持一大扇自
號江南野人書一絕于扇云哦吟但寫胸中
妙飲酒能忘身後名但願長閒有詩酒一溪
風月共清明又題簡寂觀云常恨真風千載

隱洞天還得憑遊松楸古色一爐靜鸞鶴
不來清漢高茅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

魂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不向紅塵裏二毛宋

太祖乾德中其文集頗行於世爲人靜默不
苟名聲所居無常多往簡寂觀或白鹿洞人
莫知其趣向也時須濯浴便就溪澗不解衣
帶出而曝衣於石今簡寂大澗中有許堅晒

衣石尚存堅有牘容三升每得魚不去鱗腸
或烹或炙不加醯鹽熟處旋啗素與樊若水
三百緡爲酒資以券授之堅准而不謝既半

堅千簡寂勉以襟仕則顰蹙不答乃割俸金
訴樊若水至大宋太平興國中因漕江南會
爲沈道者直造州縣徑入坐階一日宰正廳
衣多轉以遺貧乏或棄之嗜酒工詩時人呼

山一云玉笥山常衣單褐風雪不易人遺新
衣石尚存堅有牘容三升每得魚不去鱗腸
或烹或炙不加醯鹽熟處旋啗素與樊若水
三百緡爲酒資以券授之堅准而不謝既半

暮未嘗一言或爲之請之則飲酒市魚輒然
醉舞或有借券而往公府亦從之至樊將解
職就索襄券亦亡其所之其曠達自任如此
後徃茅山或之九華隨意所適人不能測亦
未嘗見其筆橐又嘗至陽羨一日涉西津忽
凌波闊步而行衆方驚以爲神真宗景德不
卒於金陵歲餘兵部員外郎陳靖艤舟秦淮
謂兩日前於洪井見堅來謁門刺尚在及發

其瘞無所復睹人以爲尸解云

沈麟

沈麟字廷瑞筠陽人唐吏部郎中彬之仲子
幼而執操已異雅好希夷之理性至孝父死
廬墓三年憲島集其墓後棄妻學道于麻姑
山一云玉笥山常衣單褐風雪不易人遺新
衣多轉以遺貧乏或棄之嗜酒工詩時人呼
為沈道者直造州縣徑入坐階一日宰正廳
訟麟醉至宰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麟即
書几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
手掘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安知書符解
遺龍蛇走動印還教海嶽移他日丹霄誰是
侶青童引駕紫雲隨跣足日行數百里往來
玉笥浮雲林栖野宿南唐保大中詣玉笥精
思院隸籍冠褐入室養氣人罕得見宋太宗
雍熙二年上元日禺中整冠褐閉戶焚香燕
坐惺惺而化同志爲藏疏於群玉峯之西鐵
柱岡之東後月二十日有閻山道士曾昭瑩
來訪玉笥途中遇之因問曰道者何之答曰
暫到玄都尋當入廬山遺度人經二卷詩一

篇與昭瑩云南北東西事人間會也無昔曾

栖玉笥今也返玄都雲片隨天闕泉聲落石

孤丹霄人有約去採石菖蒲昭瑩訝其語不

凡入宮首訪之其徒云羽化去矣昭瑩出示

經與詩衆識其字畫殊以驚駭昭瑩與其弟

至其墓所觀之得片紙於墓側有詩云虛勞

墮殞玉山前脫跡誰知已貌輝應是元神歸

紫府更無遺魄在黃泉藥囊止有修丹談塵

世空留悟道篇堪嘆浮生今古事北邙山下

草芊芊驗其墓有穴可尺餘向左畔開空棺

而已或謂尸解馬有南中人多識之書有詩

寄其故人陳智周云與君相別後別會難

期金鼎消紅日丹田養紫芝訪君難可約懷

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智周尋

於端拱間及第授衡陽尉終南唐列傳沈彬

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

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栖露宿多在玉

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黃萬護

巫山道士黃萬護常以符藥救人蜀王王建

卷三十一

十一

名之鋪草薦水面泝流而上一日至成都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六

陳搏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主趙道一編修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

潛留

先生姓陳名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也與老子同鄉里一云普州崇龜人恐是後來降居之所生

而不能言始四五歲戲滿水之濱有青衣媼

召置懷中乳之自是能言聰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一云自東坡不為兒戲年十五詩禮書數

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吾向所

學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棄此遊泰山之巔

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

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汨沒出生死輪迴

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攜一石鑄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

彩雲之出爭先睹之為快先生皆不與之友

由是謝絕人事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

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游

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賜先生號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表謝